

名物学背后的双重解释学

——基于对秘色瓷考证谱系的研究

陈锦航 兰州文理学院

宋江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基于对秘色瓷考证的谱系回顾，认为名物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恢复解释学——回到古人的视角去理解文物，而是在实际研究、博物馆展陈中无意地进行怀疑解释学地实践和再生产，将考证叙事完整化、进而确立谱系。名物学既有恢复解释学的一面——考证名与物匹配的联系；亦有怀疑解释学的一面——在价值系统语境下将名授予物的过程，而后者是作为行动者的考证者难以自反认识的。最后重新对考古学进行了界定——考古学是以对古代物质遗存进行解释为目标，以达到对人类过去的理解为终极目标指向的学科。

关键字：恢复解释学 怀疑解释学 谱系 名物学 解释

一 作为解释学的名物学

名物学是考古学与古文献学的一个交叉邻域，是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的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的学科^[1]。在考古文博领域，名物学是器物考证的重要方面，旨在恢复文物的古代名称，让器物古名得以展现，探寻古器物在古代所蕴涵的文化意涵^[2]。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可谓名之不存，物亦不存。就解释学而言，器物考证本质是解释，如果把器物视为具有意义的作品的话，则需要考察其意图、文本、语境和读者。即与器物考证相关的要素就是制作目的、器物特征与功能、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3]、还有考证者和观看者当下的理解^[4]。

器物考证下的名物学亦遵循着传统经验主义的逻辑，多注重对器物本身的解释与考证——就物谈物，而对考证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分析思想很少涉及^[5]。

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名物学的理想解释目标看似是恢复解释学^[6]——重新建构生产器物的原始语境（制作者的意图、以及当时器物对当时人的历史文化意义），这其实是考古学、器物考证都想在追寻的目标——回到古人的理解和视角去解读文物。

解释学的另一个面向是怀疑解释学——关注解释者所在时代的张力、现代的语境、考证者和今天参观者所依赖但是未经验证与反思的假设——这是超出古人自我意识之外的审视视角。今天的器物考证者其实在名物学考证时均涉及到了这两个取向，但是怀疑解释学这个取向并未被考证者认识到。

二 作为谱系学研究对象的秘色瓷考证史

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大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推进和认识发展的过程——考证的历史。秘色瓷亦有其考证历程。从谱系学角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认知均是谱系，即每个事物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每个解释毫无疑问都不是必然的、唯一的、绝对正确的，都包含着任意的成分。“谱系”就是要记录这些不是唯一解释的历史。谱系学的意图是揭示叙事和历史，为了建构知识合法性而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信息^[7]。综上，从谱系学角度而言，秘色瓷的考证史并不仅仅是器物考证认识的历史推进，其考证史本身就是被研究的对象，包含着恢复解释学和怀疑解释学这两部分内容。

（一）秘色瓷考证史的梳理

秘色瓷的生产时期为晚唐至五代，五代后秘色瓷实物消失，此后见于文献记载^[8]。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13件瓷器，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明确标注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9]”，总算揭开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秘色瓷的真面目^[10]。九十年代左右，瓷器专家以法门寺秘色瓷作为标准器，对已发现的越窑青瓷上品进行了再辨识，最终又确认了部分越窑青瓷可被归类为秘色瓷。



图 1：唐·秘色葵口盘（法门寺博物馆藏）

通过标准器对已发现的越窑青瓷进行秘色瓷正名的典型案例是秘色瓷莲花碗。在1957年由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撰写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中，该碗“仅仅”被称作“莲座青瓷莲花碗”。1995年，基于1987年法门寺地宫秘色瓷标准器的发现，多部门联合在上海举办了“越窑、秘色瓷讨论会”。在会议最后一天，专家最终判定苏州博物馆越窑青瓷莲花碗可以作为秘色瓷器。随后，该器收入汪庆正主编的《越窑、秘色瓷》一书，图版编号31，并被正式定名为“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式托盏^[11]”。之后，其它达到秘色瓷

标准的“越窑青瓷上品”也被追认为秘色瓷。



图 2：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式托盏
(苏州博物馆藏)



图 3：唐-五代·越窑秘色瓷高足海棠杯
(西泠印社 2019 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器物考证最成熟的标志是古法复原。古法复原不仅仅是在字面上强调采用古代工艺进行再制作，更标志着对于器物本身不论工艺、产地、器型等多方面的认识已有坚实的基础。2012年，闻长庆、闻果立父子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用传统工艺方法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秘色瓷。这是基于已确定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就是秘色瓷的产地的认识。他们着手于瓷片化学元素分析、对各种原料的不同含量进行配制、筛选、陈腐、氧化，详细记录每次配制的数据及时间，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不同配制与瓷胎结合的试烧，最终成功古法复原了秘色瓷。



图 4：古法复原的现代秘色瓷盒

随后在 2015-2016 年，考古发掘确认了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是烧造秘色瓷的最主要窑场。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秘色瓷器，产品种类相当丰富^[12]。发现的烧制秘色的匣钵残片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均有同样的“官”字款可对应，这就把秘色瓷的产地进一步具体到了司岙窑址。

至此，秘色瓷的考证已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有实物、标准器、文献记载，产地与工艺也已辨明、古法复原也得以实现，也有了一个相对公认的定义——秘色瓷是指越窑青瓷中

的精品，就是其中质量比较高、胎质细腻、基本满釉、釉色多呈青绿色、釉层纯净的瓷器^[13]。

2019年，在秘色瓷的故乡慈溪举办了“秘色在人间——越窑秘色瓷特展”，汇集了全国各地秘色瓷，其中大部分是基于法门寺秘色瓷归纳出秘色瓷标准器的辨识规则，正名而确认的秘色瓷。展陈不仅仅是考古科研成果的展现，亦是面向大众的叙事实践和叙事传播。至此，秘色瓷的故事有了新的、标准的叙事版本。

表 1：秘色瓷考证史年表

时间	主要事件	秘色瓷考证谱系意义
	古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	乾隆皇帝、民国考古学者寻觅秘色瓷未果
1987年	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	秘色瓷名物对应式的大发现 ^[14]
1995年左右	对秘色瓷古文献的“再发现”； 1957年发现的越窑青瓷莲花碗被认定为五代秘色瓷莲花碗； 其它越窑青瓷上品被重新定名为秘色瓷；	用古文献强调秘色瓷发现的意义 ^[15] ； 基于法门寺秘色瓷，确立秘色瓷标准器及判定标准
2013年	秘色瓷古法复原成功	通过现代技术分析秘色瓷元素，并用现代技术辅助还原秘色瓷古法烧造方法 ^[16]
2016年	浙江慈溪后司岙秘色瓷窑址的发现	完整秘色瓷考证的闭合 ^[17]
2019年	秘色在人间——越窑秘色瓷特展	秘色瓷叙事的确立与叙事实践

（二）对秘色瓷考证史的谱系学分析

如前所述，谱系学把上述考证史本身视为分析的对象，这背后自然会有叙事和考证史为了建构谱系和知识而有意无意忽略的信息、解释方向的转向，具体有如下三点：

1. 未被碑文记载为秘色瓷的法门寺八棱净水瓶

该瓶与法门寺地宫中的 13 件秘色瓷同时出土，考证者认为该瓶从质地、釉色上与地宫

内其他“瓷秘色”如出一炉，于是判定为秘色瓷；2016年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发现了烧制该器型专用的匣钵，以及同样落款为“官”字的残器，进一步强化了该瓶为秘色瓷的认识，且在故宫博物院、浙江博物院均有类似藏品。也就是说，八棱净水瓶从器物考证史是一个非常完备的典型案例。

但是从《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文上没有该瓶的任何记载，基于出土情况，法门寺八棱净水瓶在唐代并未归为秘色瓷有如下猜测：该瓶在出土时瓶内装有若干宝珠，可以推测与佛教仪式有关。该瓶虽从现在标准看来是秘色瓷，但是在唐人眼中由于其功能不是生活器，所以并未记为秘色瓷。另一个可能是该瓶在法门寺地宫唐代最后一次封闭之前的就已存在于地宫之中，所以没有记载在咸通十五年（874年）碑上。正是由于该品考证的证据非常完备，所以上述不利于该瓶归类为秘色瓷的信息便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图 5：唐·秘色瓷八棱净水瓶
（法门寺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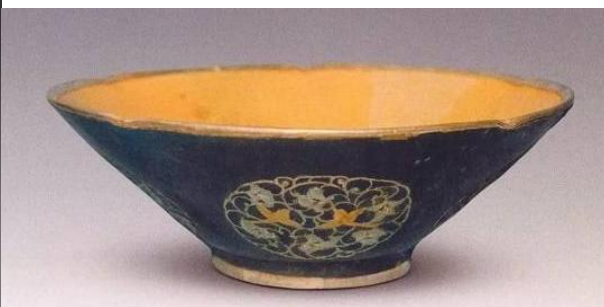


图 6：唐·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法门寺博物馆藏）

2. 黄釉金银平脱秘色瓷碗的沉寂

法门寺地宫还发现了两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金银平脱工艺其奢华在此不展开介绍，这两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是与《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的“内二口银棱”相对应，也就是说，唐人在秘色瓷的基础上对这两口秘色瓷碗进行了金银平脱装饰，但是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这两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是黄釉。它们的产地也是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吗？还是其他产地？

黄釉是越窑产品非常常见的釉色，如果在烧制过程中充分氧化后便会形成黄釉，青釉则是通过匣钵烧制技术避免氧化产生的颜色。所以金银平脱秘色瓷碗依旧可能产于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如果今天想辨别这一假设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化学成分分析的对比辨识。但是当下秘

色瓷的定义早就制造了秘色瓷就是青色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两口釉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在秘色瓷展陈叙事中被“无意忽视了”。它们在今天的展陈叙事和器物考证研究^[18]中主要侧重于“金银平脱”工艺，而不是“秘色瓷”。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法门寺秘色瓷名物对应的考古发现，秘色瓷可能依旧是未解之谜；如果没有在九十年代确立的秘色瓷标准器的辨识规则，今天亦不会有更多的秘色瓷的获得“正名”。综上，基于对秘色瓷考证史的谱系学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偶然和意外，但是它们最后在当下叙事中被当做自然的器物考证认识，即恢复解释学考证点的建构。

三 在恢复解释学与怀疑解释学之间的器物考证

经过秘色瓷研究者的多年考证，对其标准器、相关文献记载、时代、器型与功能、产地、制作工艺、器物蕴含的社会关系、化学元素分析等还原解释学各要素均已破解，并确立了标准定义，这是恢复解释学的考证点。以下表进行简单归纳：

表 2：恢复解释学下的秘色瓷考证点

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13 件秘色瓷
文献记载	秘色瓷古代文献的记载
时代	晚唐至五代
器型	碗、盘、钵、盏、盏托、盒、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等
产地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
制作工艺	烧制采用密封匣钵，一器一钵，匣钵为一次性；并在笼窑中烧成
器物蕴含的社会关系	皇室专用
瓷釉特点	秘色瓷釉层中几乎没有原料残余相和晶体生成，胎体中大孔隙少，残余石英小且圆润 ^[19]
定义	秘色瓷是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就是其中质量比较高、胎质细腻、基本满釉、釉色多呈青绿色、釉层纯净的瓷器

上表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器物蕴含的社会关系，“瓷秘色”并不仅仅是名物学的正名，

也意味着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今天我们可以从其他要素标准去辨识秘色瓷，但是“瓷秘色”这一称谓就是皇室的专用称谓，也就是说，即便时代、器型、产地、制作工艺、瓷釉特点达到了秘色瓷的条件，但是唐与五代皇室依旧可以不认为它们是秘色瓷，因为它们不具备名物所承载的社会关系。

《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记载，钱元瓘（887-941年）在位时，曾给后唐朝廷进贡了“金陵秘色瓷器二百事”；他死后随葬秘色瓷10余件，其妻马氏墓随葬秘色瓷44件^[20]。

可见严格恢复解释学语境下的秘色瓷只能是皇室的专用品。也就是说，即便在古代从做工上而言达到了秘色瓷的标准，但是如果这类青瓷没有进入到皇家御用体系，没有被授予“瓷秘色”之名，依旧不是秘色瓷。本文并不想对现有秘色瓷辨识提出质疑，而是强调器物考证从并不仅仅是恢复解释学的取向，它还涉及怀疑解释学。

怀疑解释学指解释还包括着解释者所在时代的张力、现代的语境、考证者和今天参观者所依赖但是未经验证与反思的假设。其实这些是在博物馆展陈中再生产的，并以方便参观者理解的方式进行展现，如2017年，法门寺秘色瓷考古发现30周年之际，在故宫举办了“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此展汇聚了众多“秘色瓷”，圆了乾隆皇帝200年前寻觅秘色瓷的心愿，这便是古代叙事的延续和继承^[21]。

在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对于故宫所藏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的用途介绍是做洗手用的净水瓶^[22]。这里并不是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而是揭示今天的考证者已经默认需要将器物实用功能作为器物完整说明必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怀疑解释学所提到的未经验证的假设，古人对于名贵器物社会关系的重视强于功能，一些奢侈品的重要性在于礼品交换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功能。如《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中大量的皇家珍宝的语境是“恩赐”给佛祖的，恩赐品意味着它们本来就是皇家专用的器物 and 礼品^[23]，而非佛教供养意涵。这也能解释为何大量舶来的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琉璃器出现在法门寺地宫中，但是相关研究者对这些伊斯兰琉璃器仅仅关注产地、风格、工艺的考证^[24]，而对上述问题是“视而不见”的。

此外，历史文献也不是直接成为考证者的关注点。如朝鲜文献记载，在高丽王朝（918—1392年）时期，由于瓷器烧制技术的传播，高丽烧出了青瓷，甚至秘色瓷^[25]。这不仅说明在那个时候秘色瓷的名声颇具影响力，更是由于器物考证使得秘色瓷成为关注点，使得该历史记载得到了更高的关注度与权重。但对秘色瓷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就是只有今天才能做到的考证手段。所以，这亦是怀疑解释学——秘色瓷今天的定义、现代技术、社会影响力对考

证工作的影响。

四 结论与讨论：考证语境下的名物学与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

本文基于对秘色瓷考证的谱系回顾，反思了器物考证所涉及的理想考证点：名物学、器型与功能、产地与制作工艺、化学元素分析、名物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并认为最后一点对于秘色瓷此类高级别器物异常重要。

很多器物考证研究认为仅仅是在从事恢复解释学下的名物学研究——恢复古人对器物的认识，古代知识的恢复。但是以秘色瓷为例，由于其稀有性，只有严格地落实具体的古代文献与实物秘色瓷的对应才是最严格的名物学研究，传统名物学最为标准的路径是法门寺秘色瓷名与物的同步互相印证，但是由于秘色瓷之名的符号价值，名被赋予给了物。九十年代确立秘色标准器，已经指向了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并在博物馆展陈、拍卖行、大众传媒信息中继续着再生产。秘色瓷的颜色特征也有了刻板印象的修辞，如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文物公益拍卖 2016 年的拍品唐代六瓣花口秘色瓷盘，“青绿色釉，釉质莹润，釉层均匀，釉面光润明快，充分显示其柔和、素洁的特色，在光照下还显现出秘色瓷最为神奇的‘无中生水’特有现象^[26]。”此时黄釉秘色瓷已经排除在秘色瓷的颜色之外了。

如果没有现代技术的辅助、秘色瓷标准的确立、对其它“越窑上品”的瓷器追认、古文献的“再发现”、古法复原、窑址的发掘和窑具的解密，就不会有秘色瓷完整的名物故事。就严格恢复解释学语境下的名物学而言，仅有法门寺十三件秘色瓷才是古代意义上的秘色瓷（不含八棱净水瓶）。

名物学亦是一个名与物匹配的过程，当匹配完成之后，名物统一之器物具有被人们认可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如被正名的秘色瓷拍卖成交价在四十万到九十万不等，这正是由于秘色瓷被正名后才会产生的价值，而这又是在怀疑解释学下再生产的结果。

所以今天古器物考证研究并不仅仅简单地进行恢复解释学——回到古人的理解和视角去理解文物，而是在实际研究、博物馆展陈中无意地进行怀疑解释学地实践和再生产，将考证叙事完整化，符合“常识”地展开叙事，并满足对于功能强调的考证说明。

当下一切考证均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展开的，并受到现代大众传播、观看、价值的影响。而秘色瓷在我们今天的现代光源下，究竟是怎样的千峰翠色，轻旋薄冰盛绿云？这是考证研究无法复原的观看。

所以在考证实践中必然涉及怀疑解释学，名物学也并非名物对应这样简单，而是名可以赋予物，或对物的发现先于对名的认识。两类解释学可以让研究者重新审视名物学的两个取向——考证语境下的名物学与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

表 3：名物学在两类解释学下的再理解

两类解释学	恢复解释学	怀疑解释学
两类解释学下的名物学类型	考证语境下的名物学	价值系统语境下的名物学
特征	考证名与物匹配的联系 ———一定名与知相	将名赋予物。提升物的价值，物与名一体，当代价值由此呈现

两类解释均是作为行动者的考证者在现代语境下同时进行的，但是考证者大多误以为仅仅在进行恢复解释学的工作

综上，器物考证是在双重解释学语境下实践着的一种现代活动，通过谱系学对器物考证的分析，可以发现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把现在的概念、模式、制度、利益或感觉有意无意加入到历史中去，加到其他时代，然后宣称发现这些较早期的概念、制度等具有现在的意义，如器物的功能分析。二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过去的某一点发现作为现在认识的核心，然后揭示从那里到现在的发展的必然性^[27]，如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和其后秘色瓷标准器的确立。只是考证者自认为是在进行着恢复解释学的工作，其实亦是在怀疑解释学下展开的，也许古人在与物质遗存发生交汇时并没有太多对自己认识的反思，但是今天就成为恢复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了。

五、余论：以理解人类过去为旨趣的考古学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的视角并不是特定的角度，而是无限的角度，因此理应是一门综合学科^[28]。从现代社会科学角度而言，一个完整的学科至少应包括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方法论，进而确立与其它学科可区分的边界。笔者之一认为对于物质遗存可以采用综合学科和不同方法论的引入进行研究，考古学是提供研究对象，一旦将研究对象与方法综合会导向研究结论^[29]。

具体而言，研究方法首先明确了研究范围与什么是可以被观测到的，如采用化学元素方法对秘色瓷进行分析，那么研究范围就是秘色瓷的化学元素，可观测对象的就是化学元素；其次也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被认知的对象，化学元素分析法从根本上而言是以实证定量方法论为基础，这一方法论认为只有可以被量化、被观测的现象才可以被科学研究的对象。

名物学亦是一种方法，除了探讨名物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其实质则是语言学对于能指和所指的思考，以及本文所展现的双重解释学对文化涵义的认识；而对认识本身的反身性考察则借助了谱系学予以实现。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明确的——古代的物质遗存。中国传统考古学认为应与历史学结合、互证，对物质遗存进行解释，这就是考古学的目标。今天跨学科、科技手段对考古学发现的物质遗存提供了更深入地理解，甚至超过了考古学者的认知，是否意味着考古学未来会沦为古代物质研究资料的提供者，而将历史与考古之外对物质遗存的解释让位给其它学科？

非也！考古学是由考古学者的研究实践予以生产和延续的。每个学科都以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精神和终极目标为指引，学科独特性亦是建立在学科行动者——人的基础之上，而考古学者的终极目标则是指向对人类过去的理解。认知考古学认为可以基于物质遗存来复活古代的思想、信仰和社会关系、分析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30]。进入古人的头脑确实异常困难，本文也揭示了不可能回到古人思维去考证器物，双重解释是在器物考证过程中同时进行的。但是依托古代物质遗存，对人类过去理解这一终极不可实现的目标恰恰是考古学者独有的学科精神和追求，也能够指引考古学研究提出更为恰当的研究问题。综上，考古学是以对古代物质遗存进行解释为目标，以达到对人类过去理解为终极目标指向的学科。

参考文献：

- [1] 王强. 货殖名物研究[D]. 博士, 2005.
- [2] 扬之水. 定名与相知: 博物馆参观记二编[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3] 王小娇. 罗振玉与古器物学研究[D]. 硕士, 2012.
- [4] 陈锦航. 装饰与观看——以法门寺地宫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分析为例[EB/OL].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998>
- [5] 夏慧, 陈锦航. 法门寺地宫出土银盐台考[J]. 收藏与投资, 2023(08): 113-116.
- [6] (美) 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入门[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8.
- [7] (法)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8] 傅知微. 谁谓古今殊——秘色瓷概念的再讨论[J]. 南方文物, 2021(1): 288-290.
- [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10] 谢纯龙. “秘色瓷”诸相关问题探讨[J]. 东南文化, 1993(5): 173-178.
- [11] 李刚. “秘色瓷”探秘[J]. 文博, 1995(6): 63-67, 56.
- [12] 浙江上林湖后司窑址出土的唐五代秘色瓷器[EB/OL].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 <http://www.kaogu.cn/cn/xccz/20161229/56647.html>
- [13] 在苏州博物馆 邂逅五代秘色瓷莲花碗[EB/OL].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52484947/627eeb5302001ej0e>
- [14] 嵇振西, 韩伟, 韩金科. 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初探[J]. 文博, 1995(6): 27-32, 35.
- [15] 赵宏. 秘色瓷续考[J]. 景德镇陶瓷, 1997(02): 35-38.
- [16] 金欣园, 周少华, 郑建明, 谢纯龙. 上林湖越窑秘色瓷工艺技术研究[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18(5): 50-62.
- [17]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慈溪秘色瓷[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2021.
- [18] 张勇剑, 杨军昌, 姜捷.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髹漆平脱秘色瓷碗髹漆工艺初探[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20(5): 26-32.
- [19] 李媛, 沈岳明, 郑建明, 王光尧. 上林湖后司窑址晚唐五代秘色瓷的显微结构研究[J], 2021(12): 121-127, 139.
- [20] 杨桂梅. 晚唐五代秘色瓷[EB/OL]. 人民政协网. <https://www.rmzxb.com.cn/c/2022-09-23/3208584.shtml>
- [21] 郑建明, 林毅. 发现秘色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 [22] 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EB/OL].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eramic/227521.html>

-
- [23] 陈锦航. 供养与恩赐——对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再认识
[EB/OL].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86>
- [24] 任新来. 异域奇珍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J]. 文明, 2014(11):56-65.
- [25] 彭善国. 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J]. 中原文物, 2001(2):76-79, 85.
- [26] “唐代六瓣花口秘色瓷盘”公益拍卖将在北京举行
[EB/OL]. <https://culture.china.com/11170621/20160519/22688602.html>
- [27]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28] 宋江宁. 无角度、不学术——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思考[EB/OL]. 中国社会考古研究所
http://kaogu.cssn.cn/zwb/xsdt/xsdt_3347/xsdt_3348/202006/t20200603_5138430.shtml, 2020.
- [29] 宋江宁. 走出独断论, 拥抱实践论, 践行整体论——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四[J]. 南方文物, 2023(6):23-27.
- [30] (英)保罗·巴恩. 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M].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3.